抗美援朝老兵簽署遺體捐獻表 約定百年之後再聚 一塊碑名字同刻

●9位老兵在重慶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見證下，簽署了遺體捐獻志願登記表。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已有9名老兵簽署了遺體捐獻表。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在重慶市璧山區西郊。商後，向老人們承諾，一定為他們實現這個願望，石碑就豎立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與重慶市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園進行協地方」還能做戰友，也方便親人們來看望。重慶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後，他們的名字可以刻在同一塊碑上，到了「另外一個表格與家屬商議捐獻遺體事宜。老兵們有一個心願：希望遺捐獻志願登記表，截至記者發稿，仍不斷有老兵拿着空白的目前，已有9名平均年齡87的歲老兵簽署了遺體（角膜）議着一件大事——百年之後，將遺體捐獻做醫學研究。年十月，老兵們的聚會與以往有了不同，他們集體商茶、一起打麻將，這個慣例已經持續數年。自去們會在每月這天相聚於公園，嘮嘮家常、喝喝聚會的日子，曾在一個戰場浴血奮戰的戰友

每月15日，是重慶的抗美援朝老兵們

與戰友的約定 腦退化也難阻斷

何步位，抗美援朝時任工程兵舟橋第十四團三營八連戰士，曾擔任重機槍手，今年91歲。2020年最後一天，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重醫附一院4樓病房見到了他，這位寡言少語的老人在兒子、兒媳的陪同下，簽署了遺體捐贈登記表，成為老兵中第9名捐獻遺體的志願者。

8年前，何步位被確診為阿爾茲海默症，去年年初，他又突發腦梗，身體一天不如一天。12月中旬，何步位在家摔倒，被送至醫院護理。何步位最後一次與老戰友們在一起聚會，是2020年11月15日。老兵們收到了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聚會那天，他們穿上了軍裝，戴着紀念章在公園合影。

有8名戰友在重慶市紅十字會的見證下集體簽署了遺體捐獻志願表，何步位當天精神狀態不好，便將空白的遺體捐獻志願登記表帶回家。此後多天，何步位坐在家裏的沙發上，一手捧着紀念章，一手拿着登記表唸唸有詞。老人的阿爾茲海默症已經十分明顯，但談起戰場上的經歷仍滔滔不絕，「一顆炮彈落在我身旁，胳膊血流不止，都能看見自己的骨頭，但是想不了那麼多，另一隻胳膊扛起槍往前衝！我有的是力氣！」他的兒媳王小林說，這樣的話他已經重複了無數遍，雖然患上阿爾茲海默症，但他與戰友約定的事情從沒忘過——身體好的時候，每個月的聚會他都堅持到場，不管天冷路滑，也不管回來是否能找到家。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在病床上的何步位老人骨瘦如柴，翻身困難，口齒不清，但這首戰歌他一個字也沒有忘記。只要有戰友或好心人來病房探望，他就鼓足中氣，一字一句地唱。唱畢，氣喘不已，這名曾經「有的是力氣」的重機槍手，已英雄遲暮。

確認捐獻意願 給自己的新年禮物

待何步位精神好些時，兒子、兒媳就反覆、大聲與他確認，最終確定老人希望百年之後捐獻遺體、與戰友團聚的意願。12月31日，在病床上的何步位，將簽署自己名字的遺體捐獻志願登記表交於重慶市紅十字會，同日，將「抗美援朝紀念章」留給了自己8歲的重外孫，這是他給社會和自己的2021新年禮物。

重慶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米智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經手了成百上千的遺體捐獻志願登記表，但當拿到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們的志願表時，仍然忍不住落淚。「我的工作中，遇到大多數老人的傳統思維是入土為安，不接受遺體捐獻這件事的，但是這些老兵們卻絲毫沒有反感和排斥，這樣的精神令我非常非常感動。」米智慧說，她和她的同事會深深地記住、感激這些老人們。

▲今年86歲的老兵程銘是捐獻遺體的號召者。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每月15日，重慶抗美援朝老兵們都會相聚於公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86歲「年輕人」：得到了政府的關照，總要為社會作點貢獻

今年86歲的程銘，在老兵中算「年輕人」，聲音洪亮、腿腳硬朗，是老兵們的主心骨，每次聚會，都是他與老伴黎新明忙前忙後，哪位戰友生病了，家屬也會第一時間告知兩人。

程銘說，本是少爺出身的他，在抗日戰爭「重慶大轟炸」時成為孤兒，因此少年時光過得十分淒苦，靠吃百家飯、借錢謀生。建國初期，他報名修築成渝鐵路，隨後懷着赤誠、樸素的愛國熱情加入了中國人民志願軍12軍34師，自重慶出發北上。程銘所在的34師，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上甘嶺戰役，敵我雙方在深秋季節持續鏖戰43天，山頭被削平、木石變焦土，但將士們抱着必死之決心，堅守在最前線。「印象深刻的一個任務，是命令我們幾個團繞過敵人三個團，去到三六線附近，摧毀敵人設在該處的彈藥倉庫。漆黑的夜裏，地方哨兵發現了我們部隊，於是有戰友主動暴露，掩護我們成功完成了任務。」刀光劍影的這段日子，成為他最難忘的時光。

「那時候只有一個信念，就是為新中國拋頭顱、灑熱血，死了也值得，根本沒想着能活着回到家鄉。戰爭結束後，我們登上回國的列車，在安東（如今的丹東）火車站站台上，大家高聲喊道『親愛的祖國，您出征的孩子回來了！』大家一邊喊，一邊哭，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戰友客死他鄉，我們太幸運、太幸運。」程銘回國後，由重慶轉建部門安排至企業工作，他總和老伴說——我們得到了政府的關照，總得為社會作點貢獻。程銘夫婦一起在重慶沙坪壩區紅十字會的見證下，簽署了遺體（角膜）捐獻志願登記表。妻子黎新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丈夫萌發捐獻遺體的念頭，既受一位已故的革命老大哥的影響，也是想在老兵中以身作則，將愛國精神薪火相傳。

▲劉漢祚曾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擔任衛生員。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昔日衛生兵 願為醫學壘階梯

今年90歲的劉漢祚，與其他老兵們一樣不善言辭。「抗美援朝時，我是64軍的一名普通衛生員，給傷員打打針、包紮傷口，沒什麼好說的。」電話裏，他婉言謝絕香港文匯報記者的到訪，最後只同意電話採訪。提到年輕時的經歷，他只說，1951年3月，他來到朝鮮戰場，「戰場比你們年輕人想像的更加殘酷，我們根本來不及害怕，也來不及考慮自己的生死。」

治病救人 畢生信仰

抗美援朝的戰場上，衛生員不僅需要救治中國的志願軍傷員，也要救治被俘的敵軍傷員，治病救人的天職逐漸成為劉漢祚的畢生信仰。回國後，他在基層衛生院繼續從事醫生工作，直至退休。

2020年11月15日，聽聞可以簽署捐獻遺體志願登記表時，劉漢祚幾乎不假思索地當場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本身就是醫生，也不迷信入土為安，我知道現在學醫的年輕人多麼需要遺體做實驗。中國醫學若要進步，必須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遺體捐獻的志願隊伍裏。」劉漢祚淡淡地說，「我是個普通醫生，能為中國醫學天梯添磚加瓦是應該的。」

做一個精神的富有者

記者手記

始料未及的是，在我向老兵們提出「為什麼作出遺體捐獻這個決定？」類似問題時，老人們似乎都不太會回答，言辭支吾。程銘爺爺說「為社會做好事，應該的」，劉漢祚爺爺說「死了還能作點貢獻，好事」，還有一些老兵們甚至回答「我死了還有用，還不給政府、給兒女添麻煩，挺好的」。這些老人們的面孔幾乎完全一致——老實、木訥、友善，時刻以「作貢獻」為己任。米智慧告訴記者，「他們這些老兵的想法很樸素——生不為名利，死不佔土地，一說為國家、為醫學作貢獻，年輕時那股勁就又起來了。」

千人聚會如今只剩百餘人

程銘的妻子黎新明長期組織志願者老兵們的集體活動，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她口中獲悉，這些老兵們大多家境一般，有些甚至稱得上窘迫。戰友們感情好，要是誰生病了需要錢，就你出20元、我出10元地湊，再不夠就再湊，這幾年生病、去世的老人實在太多了。黎新明一邊翻着手機裏的照片一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位老兵2019年去世了、這位老兵2020年春天去世了……十年前千餘人的老兵聚會，如今只剩下一百多人。

生病需要錢，子女對老人們「無私」往往又愛又恨。何步位的兒媳王小林一邊照顧着公公，一邊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悄悄抱怨：公公就是太老實，戰場上胳膊被炸傷、渾身多處中彈，回國後卻拒絕了政府的「殘疾證」，自此損失了殘疾老兵的各種補貼……何步位的重外孫、今年8歲的小男孩況晨旭卻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看着我祖爺爺的身體逐漸消瘦我很難過，我希望他能像在戰場上那樣勇敢地挺過來。阿姨，我長大也要像他一樣為國爭光。」也許，兒女孫輩唯一從老人那裏獲得的「財產」，就是他們經年重複的「口述戰爭」歷史，和永遠光輝的志願軍精神。

●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資料圖片